



左图：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展示横幅和平请愿；右图：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来自欧、美、亚、澳等地的三千多名法轮功学员汇集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游行集会，抗议中共迄今长达十三年的惨无人道的迫害。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动用一切媒体、司法、军警、特务、党政、外交，进行全方位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洗脑、毒打、电刑、性侵害、强行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乃至活摘器官，惨无人道的迫害手段令人发指。迄今至少有三千五百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被证实，难以计数的无辜公民被绑架进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与精神病院，被迫害致伤残、失学、失业、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 十三年反迫害 铸就正信丰碑

去年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家乡河北省秦皇岛昌黎县，约二千三百位善良民众联名支持其申诉，在当局把周向阳的妻子李珊珊抓走后，又有五百多民众联名救助。大批中国民众面对专政，挺身选择正义的壮举，也是人心觉醒及全民反迫害的开始。

和平理性 唤醒良知善念

十三年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一直教导学员们秉持大善大忍的精神，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抵制这场毫无人性的迫害，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念。十三年里，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权，无惧暴力，以真实对谎言、以和平对暴力、以善良对残酷，去天安门广场炼功、打横幅，在街头发放真相传单、贴标语与发光盘，给民众打电话、传真和寄邮件，深入社区，电视插播真相，资料点遍地开花。

世界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则以游行集会、烛光夜悼、征集签名、SOS 徒步、汽车之旅、反酷刑演示、新闻发布会、起诉首恶帮凶、举办真善忍美展、图片展、摄影展与文艺演出等诸多方式，锲而不舍地向世人澄清事实，更以办电台、办报纸、电视台，全方位向各国政府和议会讲述真相，彻底曝光了中共的弥天谎言和迫害罪行。

无数被法轮功学员们真诚、慈悲与坚定的信仰所感动的世人纷纷加入反迫害的行列。今年二月因修炼法轮功的王晓东被非法抄家、抢劫，河北省沧州地区泊头市富镇周官屯村全村三百户各派一名代表在呼吁书上签名，要求市检察院释放王晓东，此联合签名按手印的请愿书引起中共政治局的震惊。

世人明真相 全民反迫害 退党掀大潮

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抵制。据大陆消息披露，中共一些官员早已开始“留后路”并私下整理收集文件，以证明自己是“被迫”执行“六一零办公室”的迫害命令。许多党委人员、公安、国保人员纷纷弃暗投明，私下帮助法轮功学员脱离迫害。明白真相的官员、领导、雇主、学员的亲友和民众甚至开始学炼法轮功。国内许多律师公开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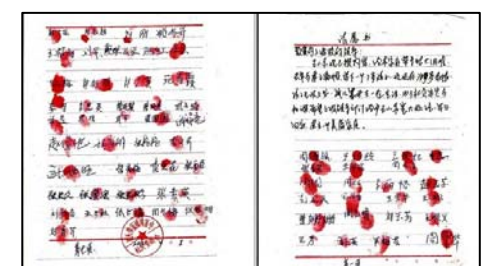
二零零四年底《九评共产党》的发表，引发了全球华人的退党大潮，迄今在三退网站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逾一亿二千万人，其中包括政界、军队与“公、检、法”高层干部；许多民众早年多受中共谎言蒙蔽而仇视法轮功，现在都已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中的好人；近年在欧洲旅游景点很多中国游客集体退党已成常态。

无数被法轮功学员们真诚、慈悲与坚定的信仰所感动的世人纷纷加入反迫害的行列。今年二月因修炼法轮功的王晓东被非法抄家、抢劫，河北省沧州地区泊头市富镇周官屯村全村三百户各派一名代表在呼吁书上签名，要求市检察院释放王晓东，此联合签名按手印的请愿书引起中共政治局的震惊。

近年来，亚、欧、美、澳各国政府和主流民众以各种形式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呼声越来越高，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与澳洲议会已频频提案，针对法轮功人权发出正义呼声，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释放所有在押的法轮功学员。

十三年过去了，当初疯狂嚣张、妄图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中共及江氏集团，现在只剩下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的呻吟了。十三年间，坚忍卓绝的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在腥风血雨中把真相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法轮功已弘传一百多个国家、广获各国近二千项褒奖。迫害虽然还在继续，回首过往，不过是连宵风雨。祝愿更多的世人能发挥良知，支持正义与善良，共同让这场迫害早日结束。◇

图：河北沧州泊头富镇周官屯三百户村民签名要求释放王晓东



图：河北沧州泊头富镇周官屯三百户村民签名要求释放王晓东

## 新书出炉 进一步曝光中共活摘器官暴行

（明慧记者报道）正值“七二零”全球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举办反迫害十三年活动之际，一本进一步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新书《国有器官》（State Organs）出版发行。这是继《血腥的器官摘取》发表后，让更多社会大众了解中共暴行的又一力作。

由来自四大洲、七个国家、不同专业背景的作者所编写的《国有器官》一书，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在中国发生的非法器官移植行径和野蛮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该书收集了证人报告、官方资料、事件发生的时序，并对中共的器官摘取行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 中共有秘密器官供体来源

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的发言人托斯坦·特雷（Torsten Trey）医生在书中说，根据中国官方的声明，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这违反了西方医学的标准。根据中共官方的数字，每年有二千至八千名死刑犯被处决，但是，每年却有一万到二万器官移植手术。考虑到年龄、健康状况、囚犯患有的传染病、血型、器官组织因素和短期的等待时间，中共官方的说辞无法解释这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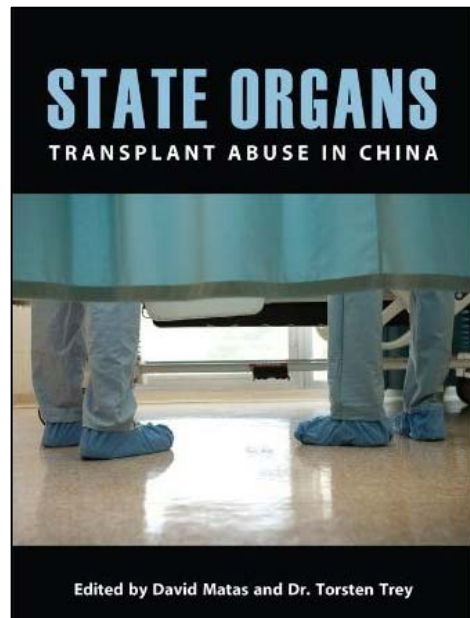
移植的器官来源；另外，中共没有有效的器官移植捐赠计划，这意味着还有秘密的器官来源。由于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要接受体检（包括昂贵的抽血、验尿、照X光片、做超声波等），同时在遭受酷刑折磨。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体检的目的是什么？看看麦塔斯和乔高所著的《血腥的器官摘取》调查报告就明白了，法轮功学员就是这个秘密的器官供体来源。

### 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是反人类罪

前美国智库研究员伊森·葛特曼在书中讨论了关于薄熙来和王立军事件（注：2012年2月6日，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逃亡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未遂，王被带往北京，薄熙来篡权阴谋暴露被查处），他表示，这二人都是中共的关键人物，他们很可能知道或参与了器官摘取。葛特曼分析了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的人数，并在书中引述了他采访的四十名证人关于器官摘取的证词。他还谈到了法轮功遭到的迫害。

### 采取行动阻止活摘器官暴行

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研究了中国方面的数字和声明。他的观察结果显示，许多由中共当局公布的有关移植



图：新书《国有器官》封面

相关的数字不可信。他算出了法轮功学员可能面临被摘取器官的人数。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及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加拿大教育家简·哈维在书中详细列举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和器官被摘取的案例。他们还列出了在中国发生的器官摘取事件时间表，并就面对中共暴行民众应该做什么提出了建议，他们写道：“我们应该采取强硬行动阻止野蛮的器官摘取行径，因为这些行径违反了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对人体的尊重和医学道德标准的实质。”◇

提起1999年7月20日以前的炼功点，我心中总是涌起万般的留恋。那真是一片净土，人心向善，慈悲祥和，早上炼动功，晚上炼静功和学法（读法轮功书籍），比学比修中谈论的话题都是修大法如何做好人，如：今天我遇到什么事了，按“真善忍”要求做，我没说谎；我在被欺侮时忍了；我主动与婆婆和好了；我改邪归正不贪女色了；我买菜忘记付钱，到家后想起来马上给送回去了，等等，举不胜举。我们的心灵在大法的荡涤下愈加纯净，道德在不断回升。

修炼中神奇的事也经常出现。一天，一位刚学法轮功两周的女学员，手里拿着医院的彩超报告单高兴地告诉大家，本来需要住院做手术的囊肿不见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开了，这个开始只有十余人的炼功点，呼啦一下子增加了几十人。

## 我们的炼功点



起初我们学法时有个空屋子，几个人有钥匙，谁有时间就可以去，室内有学员从书店买来的大法书、录音带，旁边放着一个空盒装钱，谁需要书自己取，自动付款，从没有缺少分文的现象。后来学法换到学员家中，房主就会多配几把钥匙分给大家，非常放心，哪个学员来了都一样对待。试想，如果社会都象这群人一样，那真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炼功点学员先后捡到三块手表，其中一块是南韩的好表，都分别送到派出所、居民委去了。

在企业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因按

“真善忍”要求自己，把单位精神文明也带动起来了：吃饭自觉排队；脏活累活抢着干；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的名额主动让给同事；加班费多计算了主动退还，并把修炼法轮功前多报的加班时间主动扣除；以前是工资少给了找领导，现在是多给了找领导。1998年南方大水灾，这群人率先捐款，最少几十元，最多五百元。工作中保质保量不掺假，就是遭迫害时被解除了合同，也是心平气和认真地做好移交工作。学员们时时处处为公司、为他人负责，得到领导及同事的好评，人们说：真愿意和你们共事，轻松加愉快。真是“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法轮大法深得民心，大法学员深受欢迎，了解这群人的老板就是喜欢招收这样的员工。在迫害发生前，我知道的，如饼中王饭店就专招收大法学员作职工。（文／东北地区学员）◇



# 王楣泓被强迫做奴工、罚站、码坐等折磨

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以来，黑龙江女子监狱的不法人员，一直未间断地追随中共对善良的修炼人进行残忍地迫害。恶警以减刑为诱饵，唆使刑事犯一同参与折磨法轮功学员。

我叫王楣泓，今年五十四岁，家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海林铁路农场三十八栋楼十二号。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十点左右，在我二姑姐家被牡丹江市新华派出所苏雷一伙恶人强行绑架。

9年中，我经受了許多非人的折磨。在绑架的过程中，恶警苏雷用枪逼着我，非法搜身，抢走五十元钱。六七个膀大腰圆的恶警围攻殴打我，硬从我嘴里把咽到嗓子眼里的纸条给抠出来。我从七楼被拽到一楼，我不上车，硬给我拖上车，鞋面也被磨破了。又拽着我的头发从车里拖到二楼，头发被拽下来一绺，一个彪形大汉的恶警拿着一本书不停地打我的面部，脸被打肿了，衣服被拽坏了。这恶警还扬言要好好收拾我。

看我不屈服，后来就改变招数，花言巧语，哄我求我做笔录，我没有上当，他们又变换手段，改由牡丹江市东安区国保队逼供，以恶警队长张富为首的二十多个恶警轮流逼供，坐了三天三夜的铁椅子，不让睡觉，脚全肿了。他们一看拿不到结果，就把我劫持到看守所，医生检查身体时说，我前身后背都带伤。

二零零四年三月，我被牡丹江市爱民区中级法院非法判刑十一年，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被绑架到黑龙江女子监狱。

我由于被邪恶之徒欺骗，而写了“四书”。当我清醒后，马上写声明“四书”作废。七监区（巩固大队）大队长杨华罚我整天站着，并把我放到车间最累的地方干活，两台机器同时运转，每台机器最高温度一百八十度，再加上七八月份的气温都在三十度左右，高温作业。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头发也变白了。我开始反迫害，拒绝奴役。

二零零五年九月，我被劫持到九



监区（集训队）。我被强迫码坐，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没有休息日，不让说话，定时定点上厕所，经常听到呵斥，打骂法轮功学员的声音。“包夹”监控法轮功学员，晚上蹲着报数点名，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不报数，犯人于国华气急败坏地往外拽我，把我衣服都拽坏了，给我关进狱警办公室，戴械具。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才放回监舍，我被折磨了两天，从此我们不再蹲着点名了。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女子监狱开始新一轮迫害法轮功学员。因为我不“转化”，被劫持到四监区，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严码，严码就是用“包夹”监控，从早到晚坐小板凳，无论上厕所、涮碗，走一步跟一步，半夜上厕所也得让“包夹”跟着，楼道里不让法轮功学员之间见面，说话。如果法轮功学员碰面说话，就会被训斥、辱骂。我肾不好，定时上厕所，有时就尿湿裤子。有一次早上在洗漱间洗漱，我先洗完，没等“包夹”，欲先回监舍，结果“包夹”杨露就叫几个人把我堵在门里，衣服拽坏了，牙缸盖也打丢了。因为码坐小板凳，我臀部两侧都磨破了，监狱里充满了恐怖气氛。这就是中共所谓的人权最佳时期所为。

二零零七年七月，由于我丈夫于宗海在牡丹江监狱被迫害眼睛有失明的危险，我思想出现波动。邪恶之徒利用这个机会，又一次迫害我，把我劫持到十三监区强行“转化”。我很快就明白了，再一次声明“四书”作废。她们就把我单独关在一个屋子里，七、八个人轮流二十四小时监控，放中共造谣光碟，从早六点到晚八点不停地播放，就给我一块砖的地方（四十×四十厘米），一天不让动地方（除吃饭、上厕所外），有时时间

太长了坚持不住，腿稍微活动一下，她们就用脚踢我，那样迫害我一个多月。后来我不配合，讲真相、绝食，身体极度衰弱，才停止这种非人的折磨。

二零零八年二月份，我又被劫持到六监区，大队长颜玉华找我谈话，警告我不许炼功，并把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极为凶残的杀人犯徐臻调到六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六监区车间里阴冷、潮湿，我经常腰疼、咳嗽，心脏也不好，在十三监区被迫害留下的症状全反映出来了。一天收工早，我在床上炼功盘腿坐着，盖着被。时间长了被她们发现，恶警张晓娟带着徐臻等几个犯人，闯进监舍，把我从床上拽下来，右腿膝盖先着地，但我还是盘着腿、结印，她气急败坏，硬把我手和脚分开，呈“飞机型”在空中悬着，徐臻还威胁我，我被迫害得腿瘸了好几天，直到现在右腿膝盖上部还隐隐作痛。

二零零八年七月三日，我被劫持到三监区，头发留长了，被狱政科科长陶淑平命令人强行剪头发，我拒绝。陶恶狠狠地说：“从中间给她剪。”剪头发的人没有按她说的做，但我的头发也被剪成上下不齐，简直是没人性。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监狱又一次迫害法轮功学员，把我和法轮功学员隔离，特意从车间调来一个长刑期杀人犯当“包夹”。派两个“包夹”监控，不让我与法轮功学员见面、说话，去超市购物得请示，并要求穿囚服点名。期间几个警察来劝我早点回家，我给她们讲法轮功真相，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我的生命是法轮大法给的。

我，一个一心修佛向善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并把善心传播给我周围的人，让人们都知道做好人的快乐。可就是因为这，被迫害十几年，这世上哪有天理呀？人能有几个十年？而这十年对一个女人就更为可贵！而我和我的法轮功同修们却毫无理由的就这样被折磨十年、十几年。谁能去伸张正义啊？真希望那些还有良知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尽快结束这无理的迫害。

【明慧网】一般人认为人的想法来自大脑，大脑的思考产生了各种思维、意识或感受。不过早在1980年，科技界著名的杂志《科学》就发表过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校医对数百个正常生活、甚至高智商的无脑人的观察研究。《科学》杂志在1980年12月发表了列文（Roger Lewin）写的这篇文章，并讲述了谢菲尔德大学神经学教授约翰·罗伯（John Lorber，1915~1996年）的一个研究成果。当谢菲尔德的校医在诊断一个数学系学生的一点小病时，意外地发现他的头部比正常人略大一点儿，于是校医把他介绍到罗伯教授那做进一步检查。这位学生成绩优异，智商IQ高达126，当罗伯教授用CAT扫描检查他的头部时，惊奇地发现该学生竟然没有大脑！由于病情在西方被视为隐私，文章没有透露学生的姓名。

在罗伯教授眼里，这样的案例虽然特殊，但并非少见，因为仅他个人就确定了几百例大脑半球都非常小、而智力正常、生活学习跟普通人没有差异的“无脑人”，他形容这些人有着一个“看不见的大脑”。

如今随着脑外科技术的成熟，被

## 思维来自大脑吗？



切除了半个脑子而存活的人越来越多。河南八岁男童郑小寒，因患癫痫2010年11月成功切除左脑。目前他的病情改善，学习能力增强。为了防止右脑偏移，医生在郑小寒的左脑注入生理盐水，并以挡板隔开左右脑。医学显示，90%以上的癫痫病人在脑部手术后都能正常生活。

美国弗吉尼亚州有个无脑婴儿，他整个颅脑只是一个水囊，医生断言他活不了几星期，可事实上他快乐地活了五年。他喜欢看电视，会随着电

视节目的有趣情节发出咯咯的笑声。这个无脑婴儿的意识来自哪里呢？

精神与大脑的分裂，从其他科学试验中也能得到证明。1966年当医生打开人的头颅用微小的电极去刺激大脑某一区域时，发现从刺激开始到人体作出相应的反应，中间竟有长达0.5秒的间隔。如果意识是大脑的机能，那么刺激与反应应该几乎是同步发生的。要解释这种滞后效应，只有一种可能：意识和大脑并不是一体的，意识独立于大脑。

曾在1963年荣获诺贝尔医学奖的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埃克尔斯爵士（Sir John Carew Eccles，1903~1997年），1978年总结他多年的研究经验，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新观点：大脑的兴奋并不等于精神和意识。他认为人有一个独立于大脑的“自觉精神”，大脑只是它的物质工具而已。这个自觉精神，难道不是很像我们传统所说的“灵魂”吗？◇



## “思想品德”课为什么教我做坏孩子？

那天孩子放学回家，满面愁容，再三询问后她说出下面的话：

“今天上‘思想品德’课，讲‘天安门自焚’。说有几个‘法轮功’放火烧自己。王进东全身烧伤，在医院躺着被白布绑得紧紧的。可是他在广

场自焚时，放在两腿中间装汽油的塑料瓶却绿绿的，一点没坏。人都烧坏了，塑料瓶子怎么能还好好呢？还有刘思影，那个小女孩烧伤很严重，做了气管切开治疗，躺在医院病床上记者采访，她却能马上讲话、唱歌。我感冒发烧了喉咙就疼得讲不出话来，她伤得那么重却还能讲话唱歌，这是不是骗人呢？”

“我看过法轮功学员给的自焚真相，‘天安门自焚’本来就是编的电视剧，谁写成文章印在书中要我们学习它？这不是教我们撒谎吗？撒谎是坏孩子。‘思想品德’课本来要求我们有好品行、好道德，可它却编些假教材来欺骗我们，教我们撒谎。爸爸妈妈从小就不许我撒谎，说撒谎是坏孩子。可‘思想品德’课为什么要教我们撒谎、教我们做坏孩子呢？校长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书给我们学呢？”◇



图片解说：荷兰国家电视一台2005年3月14日在「时事评论」专题播放法轮功节目，其中揭露了中央电视台「自焚」伪案，质疑两辆警车为何备有（按中共媒体报导的）二十多灭火器。

## 清平乐：炼功

风清云淡  
芳草池塘岸  
仙乐悠扬功法缓  
倒映远山相伴

微微目睫低垂  
空明瀚宇高飞  
放下营营名利  
心生善念慈悲